

蕭伯納著
汪倜然譯

黑女尋神記

黑女尋神記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再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三版

版
權



實	價	二	角							
原	著	G. B. Shaw								
譯	述	汪	儗	然						
出	版	讀	書	界	書	店				
發	行	啓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經	售	處	上	海	福	州	路	四	百	號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92

譯者小言

這部「黑女尋神記」原名 (The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 是蕭伯綽翁 (Ge-Bernard Shew) 在一九二二年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如果準確點，應該說是中篇小說。在蕭翁所著說中，他不但是戲劇家，也是一個很好的小說家。這一部可以算是最好的，同時也是蕭翁晚年作品中，名最轟動的一部。此書出版於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在十二月裏就重版到六次，現在是早被公認為近學傑作之一了。

我對他的作品本來頗為愛好，一九三三年他遊歷世界到了上海，一時讀書界對他的興味更為濃厚，但他近著的譯文卻還沒有，因此我就譯了這本小說。我選了此書來譯，可說有兩個緣故，一是因為他的劇文已很多，他的小說卻還沒有人譯過；一是因為他這本小說乃精心之作，宛如他著作中的一件「珍品」，足以表現他的一切特點，抑且充分洩露他的思想意見。所以我覺得，譯出此書以介紹於讀者，不但能使認識文學家的蕭伯綽，還能使讀者認識思想家的蕭伯綽，這當然是一舉兩得之事。本來，這在他的其他也未嘗不如此，可是能「事半功倍」的卻祇有這本書；因為這本書篇幅短而內容精湛，彷彿如集蕭翁華於一卷，披閱一過不亞於窺全豹也。

至於蕭翁，世亦有尊之為近代文學的「幽默大師」者。不錯，他的作風是幽默的，可是我們要知道，他的乃是文學與思想的融合，天才與現實的交織，非世俗硬滑稽式的所謂幽默可比。我們要領略他的幽默，本書中就可以領略到一些。這本小說在筆調上幾乎從頭至尾是幽默的，而且他的筆鋒所觸，上下古今

不包。從宗教，政治，科學，藝術，一直到生活，戀愛，婚姻等等，他都用幽默的銳刃，剖揭出它們的原形。這種對世界，現社會，現制度的透澈觀察，深刻評判，是辛辣而又正確的，——是十足蕭伯納式的。黑女郎是在尋不是，在尋真理；蕭伯納呢，他是在指示真理，——科學的正確觀念，形成永久不渝的智識，這就是真理。他告訴我們，怎樣去揚棄不正確的觀念，愚味的思想，以及虛偽的諾言等等。

所以這部小說，粗讀固然很有趣味，細讀更極有意思，我希望讀者不要祇當它一本普通小說看。至於譯說已盡我所能，自信可無大謬，即對於原文格調，也竭力想略傳一二，以冀無負原著。現值本書特印普及之際，謹書數語如上。

譯者

二十六年一月。

「上帝在哪裏？」黑女問那使她信教的傳教師。

「他說過：『尋找者找到我』」，傳教師說。

這傳教師是一個小個子的白種女人，年紀還不滿三十歲。她是一個古怪的小人兒，因為在她那本國英格蘭的很高貴而又頗小康的家庭裏，找不到一點靈魂上的滿足，所以就住下在這非洲的林莽裏，來教非洲的小孩子們愛基督和崇拜十字架。她是一位天生的愛之聖徒。在學校裏，她對於她的先生們，不是敬愛這個就是敬愛那個，而且那種熱誠的崇拜簡直是無可指摘的；可是有一樣，她對於那些和她同樣年紀同樣地位的女孩子，却總是很瞧不起。在十八歲時，她就和一些誠

摯的教士們發生起戀愛來，而且的確曾經接連地和六個教士訂過婚。可是真的到了要緊關頭的時候，她却總是取消了婚約：因為這種戀愛的事情，起初固然是充滿了狂歡和希望，到結果却不知怎樣，總是變成不甚真實而且難以把握。而那些教士們，因此突然地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婚約的，倒也並不都想掩飾他們那釋然的逃脫的感覺，彷彿他們也明白了：夢這東西到底不過是一個夢，或者是一種可以用來表明實物的隱喻，而它的本身却並非實物。

然而一個被棄的情人却自殺了；這悲劇倒給她一種非常的欣喜。她彷彿是從一個假幸福的愚人底天堂被帶到一種真實的境界，在那境界中深刻的苦痛便成爲超凡的歡欣。

但是這事情到底使得她那種古怪的婚約就此終止。這話並非說那是她最後一次的訂婚，不過是有一位深通世故人情的表姊，——這人底聰明她有點害怕，而

且曾經老實不客氣地罵過她，說她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子，是一個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天又批評她的不是，說她不該在她後來的幾次訂婚裏，再想鬧一次叫人自殺的玩意兒；而且說有許多女人，還沒有像她這樣作孽，都已經犯了絞殺罪哩。她雖然明曉得這話是不確的，而且她那位表姊，既是一個塵世間的俗物，決不會懂得什麼；可是她亦知道：照世故人情說來，她表姊底話的確很有道理，並且她這種引誘男子訂婚的奇怪玩意兒，也真的非停止不可，因為她現在已經明白，她和人訂了婚約是決不會守約的。因此，她就拋棄了那第六個教士，索性跑到最黑暗的非洲去傳教去了。後來那教士和她的表姊結了婚，而且因為她表姊底聰明和見識，居然做到了主教；她聽到這事情的時候，曾經很生一下氣，但，那是她罪惡行勳底最後的一次了。

且說那黑種少女，天生就一副優美的身材，她那黑緞子般的皮膚和發亮的筋肉，真使得白種人的傳教士在相形之下好像灰白的鬼魂一樣。她是一個有趣的信徒，却不能說是十分使人滿意。因為她對於基督教的接受，不是聽人擺佈地柔順，却是出人意料之外地喜歡多問，結果就使得她的老師祇好隨機應變地造出許多說數來回答，而且還要臨時杜撰些證據出來以資印照，所以到後來也就承認，照她所講的基督底聖蹟，添上了那麼許多附帶的情節和「土製」的教義，要是福音書底著者復活過來，聽見人家憑了他們的名義在講着這樣的故事，他們是一定要聽得又驚又呆了的。所以這位女傳教師選了這樣一個特別荒僻的車站來住下，在起先固然是一種虔誠的舉動，到後來却是成爲不得不然的了。因爲要是在熱鬧點的區域裏，說不定會來一個敵對的傳教師，那時她的祕密就有被拆穿的危險，就會給人知道：雖然在她所手製的福音布丁裏，最好的幾粒葡萄乾是從聖經裏摘下

來的，而且背景和角色也是從那裏借來的，可是這樣地合成的宗教，即使帶着些編製的成分，到底還是這位傳道師自己的直接靈感底產物。所以，唯有做一個孤獨的拓殖者的傳教師時，她才就是她自己的教會，可以隨便決定這教會底教義，而不必怕要被人當作異教徒，驅逐出教。

但是，當她教會了那黑少女讀書之後，在她的生日那天給了她一本聖經時，她也許太冒失了；因為當這黑少女一字不遺地接受了她老師底回答，拿起她的木棒，走入非洲底森林裏去尋覓上帝時，她居然帶了那本聖經去，當作她的游歷指南。

她所遇到的第一件東西是一條非洲的大黑蛇——那種惹它一下就要咬人的毒蛇之一。且說那傳教師，她是喜歡喂養小動物的，因為它們又肯和人親熱，又從

來不多問說話：所以她總教訓那黑女孩子，能不殺生時總以不殺生爲是，並且對於一切都不必害怕。因此，這黑女孩子就一面把她的棒抓得緊些，一面對那大黑蛇說：『我不知道是誰創造你的，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使你有這種想殺我的念頭和做這種事情的狠毒心腸。』

那大黑蛇立刻扭一扭頭，招呼她跟它走。就引她走到一大堆的石頭上，石頭上端坐着一個身材魁梧，貴族式面孔的白人，一副優美合度的容貌，一副神氣的鬍子和滿頭鬢曲的頭髮，白得像雲母一樣，還有一種殘酷嚴峻的表情。他手裏拿着一根杖，好像是王笏、粗手杖和梭標相合而成的。他舉起這根棒立刻打死了大黑蛇，蛇那時正在卑恭地崇敬地行近他。

黑少女，受慣了不怕一切的教訓的，不覺對於這人起了惡感，一則是因爲她覺得凡是壯健的男子都應該是黑種人，祇有傳教的女太太們才是白種人；二則是

因爲他弄死了她的朋友那大黑蛇；三則是因爲他穿了一件可笑的白色睡衣，她看了這睡衣不禁想起她的老師來。她老師常常對她說，一個人應當覺得自己的肉體可恥，應當穿穿裙子；可是關於這一點，她是再也不肯相信的。因此當她和這人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裏就有一點瞧不起的口氣。

『我是在找尋上帝』，她說，『你能夠引導我嗎？』

『你已經找到他了，』他回答。『你立刻跪下來拜我，你這狂妄的傢伙；否則別怕我發怒。我乃是宇宙之主的上帝，我創造天和地，以及天地之間的一切。我造了蛇底毒和你母親胸裏的乳。死與一切的病痛，雷與閃電，風暴與疫癘，以及其他證明我之偉大與尊嚴的一切，均在我的掌握之中。跪下來，小姑娘；下次，你再來參見的時候，帶了你所最心愛的孩子來，將他在我面前殺死，作爲祭我的犧牲；因爲我喜歡嗅那新潑的血腥氣。』

『我沒有孩子。』那黑少女說：『我還是一個處女哩』。

『那末帶了你的父親來，讓他來殺了你，』宇宙之主說。『而且你得留神叫你的親戚們多帶些公羊母羊山羊，在我面前燂炙了來祭祀我，以博我的歡心，否則我是一定要使他們染上瘟疫，顯顯我是上帝的顏色的』。

『我不是一個黑小子，又不是一個大傻子，會相信你這種強橫霸道的胡說』，黑少女說；『而且，憑了我所尋求的眞上帝底名義，我要一棒打死你，像你打死那條可憐的大黑蛇一樣』。她於是舞動她的木棒，躍身到岩石上去打他。

但是當她到了岩石頂上時，那裏却是什麼也沒有。這使她惶惑得祇好坐下來，翻開聖經想找點指示。但到底不知道是因爲被螞蟻咬了哩，還是因爲年代太多了而自然破爛，她一打開聖經時，最初的若干頁竟都化爲灰塵，隨風吹去了。

於是她嘆了一口氣，就站了起來，繼續她的尋求。她立刻驚動了一條響尾蛇，或者是睡蛇。蛇正想溜開去，可是她却對它說道，「喂，啲嗒，啲嗒，你的脾氣倒不像大黑蛇那麼壞，你先給人警告；要是我們悄悄地幹我們的事情，你就悄悄地幹你的事情。你的上帝一定比那大黑蛇底上帝好」。

聽見這話，響尾蛇就回過頭來，招呼她跟它走：她就跟它走。

它領她走到一塊優美的草地，草地上坐着一位老紳士，細柔的銀白鬚鬚和頭髮，身上也穿了一件白的睡衣。他坐在一張檯子旁邊，檯子上鋪着白檯布，而且放滿了詩稿和用天使翅底羽管做成的筆。他的樣子仁慈得很；但他那朝上的蹺起的鬚鬚和眉毛都表現出一種十分自滿的狡猾，可是那黑少女看了祇覺得無謂可笑。

「乖乖的小啲嗒」，他對那蛇說。「你帶了個人來和我辯論了。」於是他給

這蛇一隻蛋，蛇就歡喜地帶了蛋到森林裏去。

「不要畏懼我」，他對黑少女說。「我並非一個殘酷的神，我是很講理的。我所喜歡的事情不過是辯論而已。講到辯論，我是一個老手。不要崇拜我。責備我；向我吹毛求疵；不要怕我聽了難受。丟點東西在我裏；讓我可以來辯論它。」

「世界是你創造的麼？」黑少女問。

「自然是我，」他說。

「那末你爲什麼造了一個罪惡很多的世界呢？」她說。

「妙極了，」那神說。「這正是我要你問我的。你是一個聰明有智識的女孩子。從前我有一個僕人名叫約伯 (JOB)，常常和他辯論；但他是那麼恭順而且愚蠢，我必須要把最可怕的災禍降在他身上，纔能夠引起他的怨言。他的妻叫他咒

罵我而死；我不怪那可憐的女人。因為我使他男人過的日子確太可怕了，雖然後來我補償了他所受的損失。到了最後我弄得他敢和我辯論的時候，他以為他自己很了不得。但我不久就顯顏色給他看，他祇好承認我比他利害。我痛快地打倒了他，我告訴你。」

『我不高興辯論，』黑少女說。『我祇要曉得，假如世界真是你所創造的話，你爲什麼要把它造得那麼壞？』

『壞』！那位辯論老行家說。『嘿！你居然神氣活現地責問我起來！你是誰，請問，你有什麼資格來批評我？你自己能夠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麼？祇要試試看就是。試來創造世界底一小片段。譬如說，造一條鯨魚吧。等你造好的時候穿一個鉤子在它鼻子裏，牽來給我看。你知道嗎，你這可笑的小虫豸，我不但是造

成了鯨魚，還造了一個大海讓他可以游泳呢？整個的偉大的海洋，下至它那無底的深處，上達重重天庭的頂點。你以為那很容易吧，我想。你以為你自己能夠做得比這更好吧？我告訴你，年輕的女人：你應該把你的那自尊心拿掉。你連一隻小老鼠都造不出來，却搭架子來攻擊我，而我却是創造過「蠻珈犀靈」(Megatherium註)的。你不能造一個小池子，却胆敢來和我瞎說，要知道我是七大海洋的創造者呢。你再過五十年就要醜了老了死了，而我的威嚴却萬古常存：可是現在你竟來教訓我，彷彿你是我的姑母似的，你以為你比上帝還要能幹，是不是呢；我這番辯論，你有何言可答？」

〔註〕Megatherium 係洪積時代的一種極大巨獸。

「那並不是辯論：祇好說是譏諷」，黑少女說。「你似乎連辯論是什麼都不知道哩。」

「什麼！我，世人都認爲是辯勝了約伯的，會不知道辯論是什麼！我祇好向你笑了，孩子」，這位老紳士說，頗覺憤憤不平；但因爲太驚駭了的緣故，竟對於眼前的情勢不甚了然。

「我不怕你向我笑」，那黑少女說。「但是你並沒有告訴我你爲什麼不把世界造成一個完全是好的，却造成一個有好有壞的混合物。你問我不能將它造得好一點，那不能算是回答。假如我是上帝的時候，世上決不會有「仔仔」蒼蠅（註）。我的同胞們也決不會昏倒地下死了，或是生着可怕的無名腫毒，或是行惡犯罪。爲什麼你在大黑蛇底嘴裏放了一個毒囊，而別的蛇沒有毒囊也能生存？爲什麼你將猴子造得那麼難看而小鳥們却那麼美麗？

（註）「仔仔」蒼蠅 T'seise Flies 是非洲所產的一種毒蠅。

「爲什麼我不可以？」這老紳士問。「你回答我這句話」。

「爲什麼你可以？除非你是喜歡害人的」，那黑少女說。

「猜謎子的問話不能算是辯論」，他說。「這不是堂皇正大的舉動」。

「一個不能回答我問題的上帝對於我是無用的」，黑少女說。「况且，假如世上萬物真是你所造成的話，你當然知道爲什麼你要將鯨魚造得像畫裏畫着地那醜。」

「要是我高興將它造成滑稽好笑的样子，那管你什麼相干？」他說。「你是誰，要你來吩咐我、我應該怎樣地造東西？」

「我真討厭你們」，黑少女說。「你們弄到後來總是發臭脾氣。我不相信你會經創造過什麼。約伯一定笨得厲害，纔會看不破你這種把戲。在這個森林裏，冒充上帝的老頭子太多了。」

她舉起木棒向他撲去，但他很靈活地鑽到棹子底下去了。那棹子她想一定是沉到地裏面去，因為當她到了那裏的時候，那裏却什麼也不見了。於是她再求教於她的聖書，可是風又吹去了它三十頁，化爲灰塵，散在樹上。

經過這一次的事情，黑少女大爲不快活。她並沒有找到上帝；她的聖經是一半弄壞了；而且她發了兩回脾氣，結果却毫無所得。她開始問她自己，是否錯把白鬍子、老年，和睡衣過於看作了神聖的憑證。幸運得很，當她遇見一個非常美貌，臉兒修得很乾淨，穿着一件希臘緊身衣的，白種青年時候，她正是這樣的心情。她從沒有看見過像他這樣的人物，尤其是他那眉毛的外角有點朝上和扭曲，使她覺得又有趣又嫌惡。

『對不起，老板』，她說。『你有一對聰明的眼睛。我是在找尋上帝，你能

夠引導我麼？」

「不要操心到那種事情」，少年人說。「人世一切，聽其自然就是：因為世界之外無一物。一切的路到墳為止，墳者虛無之門；而在虛無之陰，一切皆空。聽取我的忠告，不必尋到鼻尖之外去。你祇須知道鼻尖之外尚有物在；你知道如此，你便會希望無窮，永遠歡喜」。

「我的心走得還要遠些」，黑少女說，「閉上眼睛做人是不對的。我想得到對於上帝的認識甚於想得到幸福或希望。上帝就是我的幸福，我的希望」。

「假如你發現並沒有上帝，那你怎樣呢？」少年說。

「假如我不知道有上帝存在，我就要做一個壞女人」，黑少女說。

「誰告訴你這話的？」少年說，「你不該讓別人用這種限制來束縛你的心。

況且，你爲什麼不可以做一個壞女人呢？」

「那是胡說了」，黑少女說。「做一個壞女人就是做了你所不應該做的一個人」。

「那你就得先弄清楚，你應該做怎樣的人；然後你纔能知道你到底是一個好女人還是一個壞女人」。

「這話不錯」，黑少女說。「可是我知道，我應該做個好女人，即使做好人是壞的」。

「這話沒有意思」，那少年人說。

「不是你那種的意思，是上帝底那種意思」，她說。「我就是耍那種的意思；而且我覺得，等到我有了這種意思的時候我就能夠找到上帝了」。

「你怎知道你找到的是什麼呢」？他說，「我給你的忠告是趁你能做的時候，盡你的能力去做一切你所遇到的事業，以有用和榮養充滿那在不可避免的末日

之前的你的餘生，因為一到末日來臨之時就既無忠告也無事業，既無工作也無知覺，甚至無存在』。

『我死了之後會有一個將來』，黑少女說。『即使我不能在將來中生活，我總知道將來是有的』。

『你知道過去麼』？少年人問。『假如那確曾發生的過去是你所不知的，那末你怎樣可以希望知道尚未發生過的將來呢』？

『然而它總歸要發生的；我就可以告訴你，太陽每天是要昇起來的』：黑少女說。

『那亦是虛空』，這位少年聖人說。『太陽是在燃燒，總有一天要燒滅為灰燼的』。

『人生就是一個火焰，常常要燒滅它自身，可是每當一個孩子產生時，這火

焰是又燃着了。生比死偉大，希望比絕望偉大。我一定做我所遇到的事業，但必須要知道那事業是好的；而要知道這，我必須要知道過去與現在，並且必須要知道上帝」。

「你的意思是說你必須要做上帝」他說，狠狠地看着她。

「盡我的能力就是」，黑少女說，「謝謝你。我們年輕的人都是聰明的人：我已經從你這里領教，知道上帝就是做上帝。你加我靈魂底力量，在我離開之前，請告訴我你是誰。」

「我乃是郭海利斯 (KOHLETH)，衆人都知道我是傳道者埃克利昔阿斯 (ECCLESIAS TES)」，他回答說。「願上帝保佑你，假如你能找到他的話！他不是和我在一起。學學希臘文吧；那纔是智慧的語言。再會。」

他做了一個友好的手勢就走開去了。黑少女走了相反的路，比以前思想得更用心；但因為他在她心裏所引起的思緒是那麼迷亂而且艱深，她到後來竟睡着了，一面睡着，一面仍舊向前頭走，直到她聞到獅子氣味的時候，她纔遽然驚醒，就看見那獅子坐在她路徑的中間，像一隻小貓在火爐邊似地晒着太陽；是一匹那種被人稱爲沒鬣毛的獅子的，因為牠的鬣毛又美觀又整齊，不像一把雜亂的拖帶。」

『看上帝面上，狄基』，她說，就在走過獅子身邊時，在的喉嚨頭用手指親熱地捏了一把，覺得好像抓了簇山上的柔暖蘚苔似的。

李却王（註）一副驚然可親的樣子，眼睛跟着她看，彷彿他想和她一同去的樣子，可是她顯然不許牠那樣做：同時她，想到在這森林裏還有比這獅子更強壯却較不和氣的動物在着，是就格外小心地向前走，直到她遇着一個有彎曲的黑

髮和「第六號」鼻子的黑人。他的身上除一雙草鞋外別無他物。他的臉上繒紋很多；但那些真是憐憫與仁慈的繒紋，雖然他那第六號大鼻子有大而且勇猛的鼻孔，而他的嘴角也顯得堅決。她還沒有看見他的時候就聽見他了，因為他在發着古怪的吼叫與嘯鳴，而且似乎是感受痛苦的樣子。當他看見她的時候，他就停止了叫聲，竭力想做出平平常常若無其事的樣子。

(註)「李却王」(King Richard)指英國李却王一世，因彼有「獅心王」之號。

『喂，老板』，黑少女說：『你就是那位赤身裸體地走路，像龍般哭像梟般叫的預言家麼？』

『我也做一點那行當兒』，他抱歉似地說：『我名叫彌迦(註)，謨勒斯者(註)人(MOKASTHITE)彌迦。我有什麼事情可以爲你効勞麼？』

(註)彌迦(Micah)是耶穌紀元前第八世紀的預言家。

『我找尋上帝』，她回答說。

『你找到他沒有呢』？彌迦問。

『我找到一個老頭子，他要我燂炙羊給他吃，說是他愛嗅烹調的氣味，而且要我在他的祭壇前殺掉我的子女祭他』。

一聽此言，彌迦即發出哀號的怒吼，嚇得李却王趕快躲進森林裏，亂擺着尾巴地坐在那裏呆看。

『他是一個騙子，是一個怪物』，彌迦吼道。『你想你會帶了一歲大的燒熟的牛走到偉大的上帝前面去麼？你想他看見這致獻於他的不是你靈魂底虔誠，告是成千的公羊，成河的香油，或是你那肉體之果實的初生兒底犧牲。他會快活麼？上帝已經向你靈魂指示什麼是善的；你的靈魂已經告訴你，他說的是實話。那末他對你所要求的，除了行爲正直、愛好慈悲、並且卑微地和他同行之外，別的

還有什麼？」

「這是第三個上帝了」，她說；「我還是喜歡他些，不比那頭一個要我用犧牲供他，第二個要我和他辯論，使他可以來嘲笑我的弱點和愚笨。但行爲正直和待人慈善祇是人生底一小部份，當一個人不是先生或老爺的時候。至於卑微地走路，那有什麼用呢，假如你不知道是走到哪裏去的？」

「祇要你卑微地走着，上帝自會來指引你」，預言家說。「至於他引你走到哪裏去，那對於你有什麼關係呢？」

「他已經給我眼睛來引導我自己」，黑少女說。「他已經給我腦筋讓我來運用。我怎麼可以違背他的意旨，反而去叫他替我看替我想呢」。

彌迦底回答祇有一聲那麼可怕的怒吼，竟然嚇得那李却王跳起身來就跑，一口氣跑上了兩里路。而那黑少女也從相反的方向這樣地做，但她祇跑了一里路。

『我逃避點什麼呢？』她想，一邊停住她自己。『我並不怕那個可愛的，吵鬧的老頭子』。

『你的害怕和希望都是些幻想』，靠近她身邊的一個聲音說。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很近視的老頭子，戴着一副眼鏡，坐在一根多節瘤的木頭上。『當你逃走的時候你是出於一種條件的反射作用。這事情很簡單。因為你是在獅子中過生活的，所以你自小就把獅子底吼聲和致命的危險聯想在一起，因此當那個迷信的老驢子向你嘶了一聲的時候，你就慌忙地逃走了。這個重大的發見是我費了二十五年的苦心研究才得到的，在這二十五年之中我解剖了無量數的狗底腦子，而且在狗底兩頰上挖了洞，使牠們不從舌頭而從這些洞裏來唾涎沫，以便觀察狗的唾涎是怎樣的。現在全科學界的人都拜服在我腳下，敬佩我這個偉大的成功，同時感謝

這個發見對於人類行爲的大問題上所賜的光明」。

「你爲什麼不請教我呢？」黑少女說。「我在二十五秒鐘之內就可以告訴你，而且不用傷害這些可憐的小狗們」。

「你的愚蠢和矜誇真是難以形容，」這個老近視眼說。「這事實自然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的；但在研究室裏從沒有被人實驗地證明過；所以不能說是科學的地知道的。我得到它時是一個未熟練的推測：我交出它時却已經成爲科學了。你曾經做過實驗麼，請問你？」

「有好幾次」，黑少女說。「我現在就可以做一次。你知道你坐在什麼東西上面？」

「我坐在一根木頭上面：這木頭已經老朽斑白，外面長着不舒服的粗糙樹皮

』。近視眼說。

『你弄錯了，』黑少女說，『你是坐在一條睡着的鱈魚身上』。

發了一聲連彌迦聽見都要妬羨的大喊，這近視眼就跳起身來奔到隣近的一棵樹邊去，用一種非常的敏捷像貓似地爬上了樹，——年紀這麼大的老先生竟能如此敏捷，那是十分超人的。

『下來吧』，黑少女說。『你應該知道鱈魚是祇有近河的地方纔有的。我不過是試做一種實驗罷了，下來吧』。

『叫我怎樣下來呢？』近視眼說，發着抖。『我要跌斷頸子了』。

『你怎樣上去的呢？』黑少女問。

『我不曉得，』他說，差不多要哭出來了。『總之奇蹟的事情，真叫人不能不相信，我本不能爬上這棵樹的，然而我現在竟到了樹上，而且再也不能夠下來』。

了」。

「一個很有趣的實驗，不是麼」？黑少女說。

「一個殘酷得可恥的實驗，你這惡毒的女孩子」，他呻吟道。「請問你想到沒有，你這樣一嚇也許會嚇死我的？你想你對於像我這樣一個柔弱的有機體，可以加以劇烈的震動，而在我的心臟上不引起最嚴重甚至最致命的反應麼？我今生今世是再也不能坐在木頭上了。我相信我的脈搏已經失常，雖然我不能夠數一數；因為假如我放開了這根樹枝我就要像一塊石頭似地跌下去了」。

「假如你能夠割掉狗底半個腦子而對於牠的唾涎不會引起反應，那你就未必擔心」，她泰然地說。「我想非洲底魔術倒比你這種狗的占卜神奇得多了。我祇要對你說一個字就可以叫你像貓一樣的爬上樹，你承認這是一個奇蹟」。

「我但願你肯再說一個字使我可以平安地下來，你這該死的黑女巫」，他怨

苦地說。

「我肯」，黑少女說。「哪，那裏有一條樹蛇在嗅着你的後頸呢」。

那近視眼嚇得一跳就跳了下來。他最後朝天躺在地上；可是他立刻爬了起來，說道：「我並沒有相信你的鬼話，你不用這樣想，我明知道你是造出那條蛇來恐嚇我」。

「然而你竟嚇得好像真有一條蛇似的」，黑少女說。

「我並沒有」，近視眼憤憤然說：「我一點也沒有驚嚇」。

「你一口氣跳下了那棵樹，好像很驚嚇的樣子」黑少女說。

「有趣的地方就在於這一點」，近視眼說，現在他覺得自己安全了就恢復了他的鎮定。「這乃是一種有條件的反應。不知道我能不能使狗爬樹」。

「爲什麼」？黑少女說。

「喔，爲了要使這現象得到一種科學的根據」，他說。

「胡說」！黑少女說。「狗決不能爬樹」。

「要是沒有那想像中的鯨魚底刺激，我也不能夠」，這教授說。「問題就是，我要怎樣纔能使一隻狗想像到鱐魚」？

「開頭先介紹牠認識認識幾隻真的鱐魚」，黑少女說。

「那就要化費許多錢」，近視眼說，繃起了眉頭，「狗的價錢是很便宜的，假如你從專門偷狗的人那里去買，或者是等到要付狗捐的時候去大批買進來；可是鱐魚買起來却要費許多的錢。我須得仔細地想個辦法纔行」。

「在你未去之前」，黑少女說，「請你告訴我。你到底相信不相信上帝」？

「上帝是一個不必要而且業已被人拋棄的假設」，近視眼說。「宇宙祇是一個因震動而產生的反射作用底偉大的統系。譬如說，我在你的膝頭上打一拳，你

的脚蹠一定要搖一搖」。

「那我亦要用我的棒打你一下：你還是不必打我吧」，黑少女說。

「爲了達到科學的目的，是必須加題材以束縛，來禁止這種附屬的而且顯然無關聯的反射作用」，教授說。「但它們也可以說是很有關聯的，如果是看作由聯想而引起的反射作用底例證。我化費了廿五年的光陰來研究它們的影響」。

「對於什麼的影響」？黑少女問。

「對於狗底唾液」，近視眼說。

「你因此智慧了點沒有呢」？她說。

「我所注意的並不在於智慧」。他回答說：「其實是，我連智慧是什麼也不知道，而且也沒理由相信智慧這東西是存在的。我的工作是要知道某種未曾有人

知道的事實，然後我將這知識傳達於全世界，因而增加了證實的科學真理底全體

。 ”

「世界會好了多少呢，當它全是知識而毫無憐憫的時候」？黑少女問。難道你竟沒有充分的腦筋去發明一種正當的方法來研究你所要知道的事情麼」？

「腦筋」！近視眼叫了起來，彷彿他簡直不能夠相信他的耳朵。「你一定是
一個非常愚蠢的年輕女人。你難道不知道科學家是從頭到腳都是腦筋的麼」？

「這話你去對鱷魚講吧」，黑少女說。

「我祇要你告訴我這個。你曾經考慮到你的實驗對於別人的心靈和性格所發生的影響麼？你喪失了你自己的靈魂，同時墮落了別人的靈魂，祇爲了要發現一點關於狗唾涎沫的事情，你想值得不值得」？

「你說的話完全沒有意義。你能夠在手術檯上或是解剖室裏，實地證明你所

稱爲靈魂的那東西底存在嗎？你能夠在實驗室裏表現你所稱爲墮落靈魂 那個手
術嗎？

『我祇要將我的木棒用力打一下，就可以使一個有靈魂的活人變成一個沒靈
魂的死人』，黑少女說，『你不久就可以看到其間的不同而且可以覺得到。當一
個人做了惡事去墮落他們的靈魂時，你不久也可以看到其間的不同』。

『我曾看見人死，却從沒有見人墮落他的靈魂』，近視眼說。

『但是你看見過他墮落到像狗一樣』，黑少女說。『你自己也曾墮落到像狗
一樣吧，有沒有？』

『這是一個嘲笑；而且是完全對個人而發的嘲笑』，近視眼驕傲地說。『
我離開你了』。

於是他走的他的路，試欲想出一種使狗爬樹的方法，藉以科學的地證明他自己之能夠爬樹。那黑少女呢，是走她對面的路，直走到一座小山旁邊。山頂上有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旁有一個執矛的羅馬武士守衛着。可是那黑少女，雖然受過女傳道師底種種教導，——那女傳道師是從耶穌釘死十字架的恐怖中找到一種奇特的快樂，像她從弄碎她自己的心以及她情人們底心所獲得的快樂一樣的——却是非常憎惡十字架，而尤其認為大憾者是：耶穌，那麼年高識廣的，竟不能平安地毫無痛苦地壽終正寢，亦不能保護他的孫女兒們（她的理想總是以至少活到有二十個有希望的黑孫女作結束）使她們不致受到她們父母底自私與強暴，所以她看見這十字架時是別轉了頭而且表現着厭惡的神氣。可是那個羅馬兵士執着矛向她衝過來，並且凶猛地喊道：『跪下來，黑女子，叩拜這羅馬正義！羅馬法，羅馬秩序和羅馬和平的工具與象徵！』

但是黑少女身子一閃，避開了他的矛，舉起木棒向他的頸背很很地一捶，就使他手脚伸張地倒在地下，再也不能叫他的兩條腿一致行動得可以爬起來。『這便是這一切好東西的黑女人底工具和象徵』，黑少女說，把她的木棒給他看。

『你喜歡不喜歡它』？

『該死』！這兵士呻吟道，『第十軍團的兔子竟着了黑狐狸精的打！這真是世界末日了』。於是他停止了掙扎，躺在地上像一個小孩子似地哭起來。

在她還沒有走得很遠的時候，他總算立了起來；但因為他是一個羅馬兵士的緣故，他不能擅離他的崗位去發洩他的私憤。在山峯尚未阻斷他們彼此的視線之前，她最後看見他的一眼是他在向她怒晃着拳頭；至於她最後聽見他所說的話，在這裏不必重述了。

她下一次的奇遇是在一口井邊。她走到井邊停住了想去喝水，却忽然看見一個先前並沒有看見的男人坐在井邊。當她正要用手去掬起點水的時候，他不知從什麼地方變出一隻杯子來，並且對她說：

「拿這杯子喝水來記念我」。

「謝謝你，老板」，她說，喝了水，「謝謝你謝謝你」。

她把杯子還給他；他便像個魔術家似地使這杯子消失了。她看了笑起來，他也笑起來。

「這真巧妙，老板」，她說，「一個大魔術家，你是。你或者能夠告訴黑女人一點事情。我在尋找上帝，他在那裏」？

「在你心裏」 魔術家說，「也在我心裏」。

『我想是的』，這少女說，『但他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父親』，魔術家說。

黑少女就裝了一個鬼臉，想了一會兒，於是她說，『爲什麼不是我們的母親呢？』

現在是輪到魔術家裝鬼臉了；他就裝了一個鬼臉。『我們的母親還要我們帶她們到上帝面前去哩』，他說，『假如我是受我母親教導的話，我也許早已做了一個富翁，不會做一個放逐者和流浪者了；但是我決不會找到上帝。』

『我的父親從我小的時候就打我，一直打到我大得能夠用我的棒打他的時候』，黑少女說：『可是以後竟還要賣掉我，想賣給一個把老婆丟在外國的兵老爺。所以我總不肯說「在天上的我們的父親」，我總是說，在天上的「我們的祖父」。我不願意有一個做我父親的上帝』。

『那對於我們的彼此相愛如兄妹並無防礙』，魔術家微笑地說：因為這一條祖父的修改觸動了他底幽默的感覺。況且，他是一個性情很好的人，每逢可以笑的時候是總要笑的。

『一個女人是不愛她的弟兄的』，黑少女說，『她的心離開了她的弟兄，向着一個陌生的人，正如我的心向着你一樣』。

『那末，讓我們拋開了家屬吧：這本來祇是一個隱喻』，魔術家說，『我們都是人類中同一集團裏的份子，所以你是我的一份子，我亦是你的一份子，讓我們聽它這樣吧』。

『我可不能，老板』，她說，『上帝告訴我他是絕對不管什麼肉體，父母，和兄弟姊妹的』。

『那原不過是說人要彼此相愛：如此而已』，魔術家說，『愛那些恨你的人

，祝福那些咀咒你的人。切不要忘記兩個黑的變不成一個白的』。

『我不要個個人都愛我』，黑少女說，『我也不能愛個個人，我不情願這樣。上帝告訴我說，我不能僅僅因為不喜歡人家就用我的棒去打人家，同時他們的不喜歡我——假如他們碰巧不喜歡我的話——也並不使他們有權可以來打我。但是上帝使我要不喜歡許多的人。而且有的人必須要像蛇一般地打死纔行，因為他們劫奪別人，殺害別人』。

『我願你不要使我想這些人』，魔術家說，『他們使我很不快活』。

『忘却了不愉快的事情當然使得一切事情都很美好』，黑少女說，『但是這並不使它們可信，而且也不能使它們都對。你是不是實實在在愛我，老板？』

魔術家長縮起來，但是他立刻微笑地答道，『讓我們不要把它弄成一件個人

的事情。」

「但它如果不是一件個人的事情那就毫無意思了」，黑少女說。「假定我告訴你我愛你——因為你告訴我，說我應當這樣的！——你不會覺得我對於你太冒昧麼？」

「當然不會的」，魔術家說。「你不可以想到這上頭去。雖然你是黑種人我是白種人，但在那使得我們如此的上帝之前我們是平等的。」

「我絕對沒有想到那上頭去」，黑少女說。「我說那句話的時候忘記了我是一個黑人，而你却是一個可憐的白種人。試把我想作一個白種的王后，把你自己想作一個白種的國王。——什麼事情？你爲什麼驚跳？」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魔術家說。「或者是——總之，我是可憐的白人身的最可憐的；可是我曾經把我自己想作一個國王，但那是在人們的罪惡逼得我

發瘋的時候。」

『我見過比你還要壞的國王』，黑少女說：『所以你不必怕難爲情。好，你來做所羅門王 (King Solomon)，我來做斯巴后 (Queen Sheba)，同聖經裏說的一樣。我到你這裏來，說我愛你。那意思就是，我來佔有你。我帶着雌獅子底愛而來，要吞吃了你，要使你成爲我的一部份。從這時候起，你所應該想到的，不是什麼能使你快活，却是什麼能使我快活。我將站在你與你自己之間，和你與上帝之間。那豈不是一個可怕的專制麼？愛是一件吃人的東西。你能夠想像一個有愛在其中的天堂麼？』

『在我的天堂裏，除了愛沒有別的東西。天堂不是愛是什麼呢？』魔術家大胆地可是不很適意地說。

『天堂就是光榮。它是上帝和他思想的所在地：那裏沒有男女的纏綿、沒有

扁蝨和綿羊似的黏纏難分。我的先生那傳教師，談着愛：但是她擺脫了她所有的情人來致力於上帝底工作。白種人都把他們的眼睛避開了我，恐怕他們要愛上我致力於上帝的工作的男女們很多；但是他們雖然自稱爲弟兄姊妹，他們却是彼此不說話的。」

「那對於他們自然更壞」，魔術家說。

「自然，這辦法是傻的」，黑少女說。「我們不能不和衆人一起生活而且必須好好地和他們相處。但這不是表明我們的靈魂需要寂寥正如我們的肉體需要戀愛麼？我們需要彼此肉體上的幫助，也需要彼此心智上的幫助；但是我們的靈魂只須和上帝獨處。於是當有人走來愛你而且要得到你的靈魂、心智和你的肉體時，你就喊道「站得遠點：我屬於我自己，不屬於你」。你這個『彼此相愛』的信條，對於這正在找尋上帝的我，比對於那必須與謀殺或奴役鬥爭的戰士，或是那

必須殺生否則即要看他孩子餓死的獵人，是一種更其惡劣的嘲弄。」

「那末我可以說，我給你這一條誠律：『你們彼此相殺』嗎？」魔術家說。

「這不過是那個信條反過來就是了」，黑少女說。「兩者都不是爲人的法則。我告訴你，你的這些萬應萬驗的信條就好像小攤三賣給我們的丸藥：也許在二十次中有一次是靈的，但在另外的那十九次裏却總是毫無效驗。況且，我並不是在找尋信條。我是在找尋上帝。」

「繼續你的尋求吧：願上帝保佑你」，魔術家說。「去找到他，正如你必須經過我旁邊一樣」。說了這話，他就消逝了。

「那個大概就是你最好的把戲了」，黑少女說。「不過我失掉了你倒有點捨不得，因爲我覺得你是一個可愛的人而且存心很好」。

再走了一里路，她遇到一個年老的漁夫，肩頭上背着一座很大的大禮拜堂。
『當心點：它要壓斷你那可憐的老背脊哩』，她喊說，跑過去要去幫助他。
『不會不會』，他快活地回答。『我是這教堂所建築着的岩石哩』。
『但你並不是一座岩石呀，這房子對於你不是太重麼？』她說，無時不在恐怕他要被它的重量壓死。

『不要怕』，他說，高興地向她笑着。『這東西完全是紙頭做的』。他就跳舞着走過她身邊，使得這大禮拜堂裏的鐘都快樂地叮叮噹噹響起來。

他還沒有走得看不見時，另外有幾個人走了過來，穿着各種黑白相間的很小心地用肥皂洗過和刷過的衣服，背着小些而且大多醜些的紙頭做的禮拜堂，他們都向她喊道，『不要相信那漁夫底話，不要聽另外那些人底話，我的纔是真正的禮拜堂』。到後來他們彼此丟起石頭來，她祇得走進森林裏去避開他們：而且因

爲他們的目標不準確得好像他們都是眼瞎的，石頭就都在路上亂飛，因此她斷定，在這批人裏她不會找到合乎她心意的上帝。

當他們走過去之後，或者說是當那個戰事過去了之後，她再回到大路上。在那裏她找到一個年紀很老的漂泊的猶太人，對她說道：『他來了沒有？』

『誰來了沒有？』黑少女說。

『那個答應來的人』，猶太人說，『那個說過我必須等候到他來的人。我已經等候得出乎情理之外了，要是他現在不就来，那便要太遲了：因爲人們沒有學會別的，祇學會了怎樣可以彼此相殺得越殺越多』。

『那是無論誰來都不會停止的』，黑少女說。

『但是他將在光榮中到來，坐在上帝底右手』，猶太人喊道。『他說過這話

的。他會把一切的事情都安排妥當」。

「假如你等候別人來把一切事情安排妥當」。黑少女說，「那你是要永遠等候的了」。聽見這話，猶太人就發出一聲絕望的悲號；唾了她一口；蹣跚地走開了。

她到了這時候真討厭死老頭子了：所以也巴不得擺脫了這老頭子。她大步向前走去，一直走到路旁的一個土堤邊：在那裏她發見有五十個她自己的黑種人，顯然是被僱用爲挑夫的，坐在一堆吃飯，恭敬地離開了一羣白種人的紳士和女士們。因爲那些女士們都穿着短袴戴着白帆布帽，黑少女曉得她們都是探險者，和那些男人一樣。他們剛剛吃完東西，內中有幾個在打瞌睡；有幾個在札記簿上寫字。

「這是個什麼探險隊」？黑少女問那挑夫們的領袖。

「是叫作「好奇旅行隊」」，他回答說。

『他們是好白種人還是壞白種人』，她問。

『他們都是沒有思想的，而且浪費了許多時間去爭論無關緊要的事情』，他說。『他們是爲了要問問題的緣故而問着問題的』。

『嚇！你這傢伙』，女士之中的一個喊道：『你做你的事情去：你不能停在這兒，你要弄壞那些男人了』。

『不見得會比你厲害吧』，黑少女說。

『胡說，女孩子』，那位女士說。『我已經五十歲了，我是一個中性人，他們和我過慣了的。你走你的吧』。

『你不必害怕：他們不是白種人』，黑少女頗含輕蔑地說。『你們爲什麼要自稱爲「好奇旅行隊」？你們所好奇的是什麼？你們是不是對於上帝覺得奇怪』？

這句話引起了那麼大的笑聲，連打瞌睡的人都醒了，要別人把這笑話再說一遍給他們聽。

『幾百年來在文明的國度裏早已沒有人對於這事情有什麼好奇心了』。紳士之中的一個說。

『自從十五世紀以後就沒有了，我可以說』，另一位紳士道，『莎士比亞就已經差不多無上帝了』。

『莎士比亞不能代表一切』，第三個說。『我們的國歌是十八世紀的東西，在國歌裏你可以發見我們驅使上帝來做我們政治上的卑鄙工作』。

『那是另外一個上帝』，第二個紳士說。『在中世紀，上帝是被認為驅使着我們而便我們做苦工的。到了資產階級抬頭和封建的貴族階級擺脫了他們享受特權所應盡的義務之後，你們就得到一個新的神，這神是被上層階級驅使着做着苦』

工的。「搗亂他們的政治：挫折他們那些狠毒的計謀」，諸如此類」。

『是的』，第一個紳士說：『可是還有第三個小資產階級的神，他的職務是當小資產階級把他們一週來做生意的狡詐都記滿在司功罪的天使底石板上之後，他在禮拜日用他的血把這石板抹乾淨了』。

『這些神現在都還很得勢』，第三個紳士說，『假如你懷疑，試去替國歌編一則適當的第二節，或者試去把禱告書裏的贖罪篇塗掉』。

『這使我在我的尋找中所遇到或聽見說到的神一共有六個了；但沒有一個是我所找尋的上帝，』黑少女說。

『你是在找尋上帝嗎？』第一個紳士說。『你對於「悶波靜波」(註)，或是你們這一族所稱爲神的隨便什麼，覺得滿足，不是好得多嗎？你不會發現我們的神裏有誰比他進步些。』

〔註〕「閩波靜波」Nimbo。一Ebo。是非洲土人所奉的神。

『我們有一大堆很雜亂的「閩波靜波」』，第三個紳士說，『可是沒有一個是我們可以老老實實地推薦給你的』。

『那也許是這樣』，黑少女說，『但是你們應當小心點纔好。那些傳教師是教我們相信你們的神的。我們所得到的指教就祇這一點。假使我們發覺你們並不相信那些神，而且是他們的敵人，我們也許會來殺你們。我們有幾百萬的人；我們能夠像你們一樣地放槍』。

『這話倒有點意思』，第二位紳士說，『我們不該把我們不相信的事情教這些人。他們也許會認真地接收它。爲什麼不告訴他們那個簡單的真理：宇宙是由自然淘汰而發生，上帝是一個寓言』。

『那會使得他們去相信適者生存的學說』，第一個紳士疑慮地說：『然而和

他們競爭起來時我們是否就是適於生存者，却還是一個疑問。這女孩子便是一個好的樣本。例如我們對於這探險隊的工作，祇好不僱用可憐的白種人來做；土人比白種人強壯，清潔，聰明」。

『而且舉動也好得多』，有一位女士說。

『正是如此』，第一個紳士說。『我真的甯願教他們相信有一個上帝，因為這上帝能夠使我們有機會可以抵擋他們，假如他們對於歐洲的無神論興起十字軍來的時候』。

『你不能教這批人懂得宇宙的真理』。一個戴眼睛的女士說：『我們現在知道，宇宙者一個數學的宇宙也。你試叫這少女用「瑪納斯愛克斯」（即負X）』的平方根去除一個數，她就要茫然不知你所說的是什麼。然而瑪納斯愛克斯平方根的除法正是解決宇宙之謎的鑰匙』。

『一個萬能鑰匙』，第二個紳士說。『在我看來，瑪納斯愛克斯平方根是全然胡說。自然淘汰纔是——』。

『這一切有什麼用處呢？』一位頹喪的紳士呻吟道，『我們所確確實實知道的事情祇有一件；就是，太陽在消失它的熱度，我們立刻就要凍死了。在這件事實之前還有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快活點吧，克羅克爾先生』，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紳士說。『站在本探險隊主要物理學家的立場上，我可以告訴諸位，除非你們拒絕那無人懷疑的宇宙放熱的事實，你們有同樣的理由可以相信太陽一天比一天熱起來，最後就要活活的燒死我們』。

『這事情能給我們什麼安慰？』克羅克爾先生說，『我們總歸是不免一死的。』

『未必如此吧』，第一個紳士說。

『必然如此』，克羅克爾先生魯莽地說。『生命所能存在的溫度底要素已經是證實而毫無疑義的。你不能在冰凍空氣的溫度中生存，亦不能在赤熱的鎔爐底溫度中生存。無論地球底溫度到了這兩種中的那一種，我們總是要死的』。

『哼！』第一個紳士說。『我們的身體——你那種溫度所能弄死的祇有我們的這一部份——再過幾年就要死了，而且大多死在空氣流通溫度舒適的臥室裏。但那使得活體與死人不同的某物：你能有一點點的證明，甚至一線的可能，說它也須依賴溫度而生存麼？它決不是肉，也不是血，也不是骨，雖然它有一種神奇的特性，能替它自己造出血肉骨骼具備的軀體。它是無實體的。如果你要想像到它的形態，你祇好將它想像成一種電磁的波，一種震動率，或者假如真有以脫的話，以脫中的一種渦漩：那便是說，假如它是確實存在的話——可是誰能疑問它的存在呢？——就將它當作無論在最冷的死滅地球上，或是在最熱的太陽噴火

口裏，都能生存的某種物事」。

『可是』，女士之中的一個說，『你怎樣知道太陽是熱的？』

『你在菲洲問這句話！克羅克爾先生輕蔑地說：『我覺得太陽是熱的：這便是我怎樣知道的』。

『你覺得胡椒是熱的』，這女士說，以感到興趣的態度來報復他的輕蔑。『可是你不能用胡椒來燃着一根火柴』。

『你覺得批霞娜鍵盤右首的音調，比着左首的音調要高點；但他們却是一樣地高低的』，另一個女士說。

『你覺得鸚鵡（註）底顏色是喧鬧的；但其實它的顏色和麻雀的顏色一樣地文靜』，還有一位女士說。

（註 鸚鵡（Macaw）是南美洲所產的一種彩色鸚鵡）

『你不必屈尊來回答詭辯，』一個有權威的紳士說。『她們是在變三張紙牌的戲法。我是一個外科醫生；我知道輸血到女性腦部的血管，直徑較男性腦部血管的標準要大點，這是一件實測的事實。結果所引起的腦充血就過分刺激而且混亂了幻想，於是產生一種 Iconosis，在這狀態之下胡椒的辛辣便使人感到熱，高音調的音鍵使人感到高，鶯鶯的豔麗使人感到囂張。』

『你的文學的風格真叫人們欽佩，醫生』，第一個紳士說：『但是和我的論點是毫無關係的，因為我是問：太陽底熱是否就是胡椒底熱或者火焰底熱，月亮底冷是否就是冰底冷，或者是對窮親戚的那種冷。我以為太陽和月亮的可以住人也許正和地球一樣』。

『地球上最冷的部份是沒有人住的』，克羅克爾先生說。

『然而最熱的部份是有人住的』，第一個紳士說『而且最冷的部份也會有人

住，要不是因爲氣候較爲舒適的地帶足夠容納我們。況且，在南極裏有鸕羣（註一）：在太陽裏難道不會有火蛇（註二）！我們的曾祖母是相信有一個琉璃的地獄的，她們知道「靈魂」——她們如此地稱呼那在人死後離開人的軀體而且造成生和死的區別的東西——能夠永遠地在火焰中生存。在那一點上，她們要比我們這位朋友克羅克爾科學得多了。』

（註一）鸕 (Emperor Penguin) 產於溫島而棲於南冰洋的一種海鳥。

（註二）火蛇 (Salamanders) 據傳係能在火中生活者。

『一個相信地獄的人可以相信隨便什麼』克羅克爾先生說。『甚至後天性習慣的遺傳也可以相信』。

『我以爲你是相信進化論的，克羅克爾』，是這探險隊的博物學家的紳士說。

『我的確相信進化論』，克羅克爾先生氣狠狠地說。『你當我是一個本質論』

者麼？」

「假如你相信進化論」，博物學家說。「你就必須相信一切的習慣都是後天性的亦是遺傳性的。但是你們的血液裏頭都還有「伊甸園」。你們這批人的祇知道接受新觀念不想到拋棄舊觀念，真使你們成爲公衆的危害。你們都是本質者，不過上面加了點科學做裝飾。這就是爲什麼你們在政治界中是最愚笨的保守主義者和反動者，在科學界中是最頑固的阻礙者。每逢到了要向前走進一步的時候你們大家都一致主張：停止它，鞭撻它，絞死它，炸毀它！」

「一致主張」！第一位女士說。「他們對於那一個問題曾經大家同意過」？

「他們現在都向同一方向看着」，一位女士帶着譏諷的表情說。

「那一個方向」？第一個女士說。

「那個方向」，譏諷的女士說，指着黑少女。

「你還在那裏麼」？第一個女士說，「我們早就叫你走了。走開去」。

黑少女並不回答。她嚴肅地默察着那女人，讓那木棒在她指頭間慢慢地盪着，然後她看看那數學的女士說道：「那東西生長在什麼地方？」

「什麼東西生長在什麼地方？」

「你所說的根」，黑少女說。「瑪納斯賽克斯 (Mynas'sex) 的平方根」。

「那是生長在人底心裏的」，那女士說。「它是一個數。你能夠從一數上去麼？」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一，二，三，四，五」？黑少女問，用她的手指來幫
她。

「正是這樣」，女士說。「現在你從一倒數下去」。

「一，減一，減二，減三，減四。」

他們都拍手叫絕。『妙極了！』一個說。『牛頓』另一個說。『來布尼茲』
(註)！第三個說。『愛因斯坦』！第四個說。然後大家一齊喊道：『神奇！神
奇！』

(註)來布尼茲 (Von Leibniz)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間的德國大數學家及哲學家。

『我一向就告訴你們』這探險隊裏的人種學家的一位女士說：『下次的偉大
文化將是一種黑人的文化，白人已經完結了。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正在趕快地
自殺着。』

『你們怎麼對於這一點點小事情就大驚小怪起來？』黑少女說『你們白人怎麼
不像我們黑人這樣地長大起來，正正經經地做事情？我第一次看見玻璃珠子的時
候覺得它們很神奇；但是我不久就看慣了。你們是，每逢你們裏頭有人說了點傻
話時，你們就喊着神奇啊神奇啊。你們的最神奇的東西是你們的槍砲。大概尋找上

帝比尋找造鎗砲的法子總要容易些。但是你們並不關心到上帝，除了鎗砲之外你們什麼都不關心。你們利用你們的鎗砲來使我們成爲奴隸。到後來，你們懶得連開槍砲都不高興了，就把鎗砲交給我們，教我們來替你們開。你們不久就要教我們來造鎗砲，因爲你們懶得不高興自己來造它們。你們曉得怎樣造出酒來：使得大家忘記了上帝，使得他們的良心都睡着，并且使得殺害成爲一種有趣的事情。你們把這些酒賣給我們，還教我們怎樣製造它們。同時你們始終在偷竊我們的土地，使我們飢餓，而且使我們恨你們像恨蛇一樣。結果怎樣呢？你們將那麼快地彼此相殺，殺得最後祇剩了少數的人，於是當我們的戰士喝飽了你們那奇怪的酒，用了你們自己的槍砲來殺你們的時候，那些剩下的人就會因爲數目太少而不能夠抵抗我們。然後我們一戰士也要像你們那樣地彼此相殺起來，除非他們被上帝所阻止了。啊，但願我能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難道你們沒有一個人肯幫

助我去找尋麼？難道你們沒有一個人關心麼？

『我們的鎗砲從吃人的獅蹂躪人的象救活了你們，不是麼？』態度傲然的紳士說，他以前是覺得他們的談話太深奧難懂的。

『祇是將我們送入吃人的工頭和蹂躪人的老板們底虎口罷了』，黑少女說。『獅與象是和我們共享這土地的。當牠們咬吃或踐踏我們的身體時，牠們放過了我們的靈魂；當牠們足夠了的時候牠們不再有所要求。但是沒有一樣東西能夠滿足你們的貪慾，你們強迫我們好幾代的人工作到累死，直到你們每個人所有的過於一百個我們所能吃或用的；但你們還是繼續強迫我們工作，愈做愈辛苦，愈做愈長久，而所得的衣食却愈減少。你們不知道足夠對於你們是什麼意思，更不知道不足夠對於我們是什麼意思。你們老是在抱怨着，因為我們沒錢來買你們所出賣的東西；可是你們唯一的救濟辦法却是給我們更少的錢，這必定是你們信奉了假的

神祇的緣故。你們是異教徒，是野蠻人。你們既不懂得怎樣生活，又不許別人生活。當我找到上帝時，我將有大信力來毀滅你們，同時教我這種族的人不要毀滅他們自己。

『看』！第一個女士喊道，『她弄壞了那些男人了。我早已說過她要這樣的，他們都在聽着她這些煽動性的胡說。試看他們的眼睛，他們危險得很。我要開鎗打死她，要是你們男子沒有人肯做這事情』。

這女士真的拔出一枝手槍來，她是那麼地害怕。但在她還未能將槍從皮匣裏拉出時，黑少女已經向她撲去，用她那心愛的木棒打法擊倒了她，然後縱身奔入森林裏。這時候黑人的挑夫們就都狂笑起來。

『我們應當感激，她恢復了歡欣』，第一個紳士說。『先前情形似乎險惡，可是現在一切都好了。博士，可否請你診察診察可憐的密司費支瓊斯底小腦』。

『我們所犯的錯誤』，博物學家說：『是在於沒有把我們的食物送一點給她

』。

黑少女藏匿她自己到足以證實未被追趕的時候。她知道她所做的事情是應該受一頓鞭刑的，而且知道在黑人被告對白人原告的案件裏是沒有辯詞能使被告脫罪的。她倒不是擔心那些騎馬的巡捕；在那個地方馬巡是很少的。但是她不願意常常要躲避那個旅行隊。可是因為對於她的目的，走這個方向走那個方向都可以，她就迴轉身走去（因為那旅行隊是走着她的路）因此到了傍晚的時分就走到她會和魔術家談話過的那口井邊。在那裏她看見有一個棚攤，擺着許多木頭石膏和象牙的雕像在出賣，攤頭邊的地上放着一個木質大十字架，那魔術家就躺在這十字架上，膝頭交叉着，雙臂向上伸出，而那擺這攤頭的人正在用木頭雕他的像。

很快并且很熟練地。一個戴頭巾的漂亮亞拉伯紳士，腰帶上掛着一把彎刀的，在注視着他們，他坐在井圍的牆上，一邊梳他的鬍子。

『你爲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亞拉伯紳士說：『你知道這是違犯上帝給摩西的十誡中底第二條的，我有權用我的彎刀來斫死你；但我一生受苦和犯罪，全是爲了我的意志軟弱得使我不能若無其事地殺死任何動物，甚至一個人。你爲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不挨俄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好做呢？』魔術家說。『我是那麼完全地被人們擯棄了，我的唯一謀生之法祇有替這位仁慈的藝術家做模特兒，我在這十字架上躺一天，他給我六辨士一鐘點的錢。他自己就靠了出賣我這種滑稽姿態的雕像而生活，人們把我當作「將死之罪人」崇拜着，因爲他們只注意警務新聞不注意別的生活。當他的雕像存貨積得充足了，而我也積蓄了足夠的六辨士之後，我便休息休息。』

，到處去走走，給人們以良善的勸告，並告訴他 有益的真理。假如他們肯聽聽我的話，他們一定會快活得多，好得多。無奈他們不肯相信我，除非我變點戲法給他們看；可是到了我變戲法的時候哩，他們又祇取些銅板給我，有時候也有些「鐵基」(Tickey，而且說我真是「個神出鬼沒的人，世上從不曾有過像我這樣的人；但他們還是繼續着愚蠢凶惡和殘酷。這使我覺得上帝有時候真是捨棄我了」。

『「鐵基」是什麼』？亞拉伯人說，整整他的長袍，使摺痕更好看些。

『是三辨士的錢幣』，魔術家說：『這錢幣是特別鑄造的。因為驕傲的人覺得被人看見給我銅板有點不好意思，同時覺得給我六辨士的銀角 又太多』。

『我就不喜歡別人那樣地對待我』，亞拉伯人說：『我也有一種使命要傳達。我的人民，要是隨便他們的話，就要跪下來崇拜那攤子上所有的偶像：如果沒

有偶像，他們會崇拜石頭。我要傳達的使命是，世上沒有尊嚴與威權，祇有那偉大的，唯一無二的「阿拉」(註)纔有。沒有一個凡人敢造他的偶像：要是有人敢犯這大罪，我就要忘却「阿拉」是仁慈的，而竭力克復我的懦弱，將他親手殺死。但其實誰能以一個肉體的形式意想到阿拉底偉大呢？便是最優秀的馬底像也不能形容他的美與偉大於萬一。可是，當我告訴他們這話的時候，他們也要求我變戲法：當我告訴他們說我是一個像他們一樣的人而且即使阿拉自己也不能違犯他自己的律法——假如我們可以想像他會做什麼不法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走開去，假裝我是在造着奇蹟。但他們是相信的；因為假如他們懷疑，我就要叫那些相信的人去殺掉他們。這便是你應該採用的辦法。我的朋友。」

(註)阿拉(Allah)亞拉，人對上帝之稱呼。

「但是我所傳達的使命是，他們不可以彼此相殺」，魔術家說。「一個人是

應當言行一致的。』

『就他們的私人爭鬥而論，那樣是很對的』。亞拉伯人說。『但是我們必須
要殺掉那些不適於生存的人。我們要灌溉園圃同時亦要拔除莠草』。

『誰可以做我們適於生存的裁判者呢？』魔術家說。『最高的政府當局，帝
國的總督們，以及高僧們，都認為我不適於生存。也許他們是對的。』

『關於我自己也正是如此的結論』。亞拉伯人說。『我不得不逃走而且躲藏
起來，直到我能夠使許多壯健的青年人相信他們長輩們對我的見解是錯誤的，而
且是錯處在於他們。然後我和那些壯健的青年們一同回去，除了園裏的亂草。』

『我佩服你的勇氣和實際的聰明』，魔術家說。『可惜我生來不是那種人』。

『不要敬佩這些特長』，亞拉伯人說：『我自己都有點覺得羞愧哩，每個沙
漠的酋長都很能顯露這些特長。我可以自誇的地方是在於我心靈的優越，那便是

使我成爲神聖靈感的媒介品的。你會著作過書麼？

『沒有』；魔術家抑鬱地說！『我極願我能夠，因爲那時候我就能賺得足夠的錢使我可以擺脫這個討厭的十字架，而且可以將我的使命以文字傳佈於全世界了。但我不是一個著作家。我曾經編過一種簡便的短祈禱文，其中，我希望，包含了所有的精義。但上帝給我靈感使我說話，不是使我寫文章。』

『寫文章是很有用處的』，亞拉伯人說：『我會得到靈感而寫了許多章阿拉底話——願他的名得到讚美！但世界上也有一班人是阿拉所不願意顧到的。他的話對於他們是無關重要的；所以當我要對付他們的時候我就不再得到靈感，祇好依靠我自己的創造和我自己的機智了。爲他們我寫了許多最後審判日的可怕故事，並寫到作惡者將在地獄永遠受苦的故事。我拿這些恐怖來和爲遵從阿拉意旨者而設的天堂底樂趣對照。你知道：一個能夠引動他們的那種天堂，一個充滿着

花園芬芳和美麗婦人的天堂』。

『你怎樣知道阿拉底意旨是什麼呢？』魔術家說。

『因為他們不能夠懂得阿拉底意旨，我祇好用我的意旨來代替了』，阿拉伯人說：『他們能夠懂得我的意旨，我的意旨其實就是阿拉底意旨，不過由我經手傳達罷了：它當然不免有點被我凡人底慾念與需要所玷污，但我已經爲他們竭盡所能，沒有它就簡直不能駕馭他們。沒有它他們就要背叛我們而投向那第一個允許他們以更大的塵世掠奪的酋長了。可是別的酋長有那一個能夠寫一本書而且允許他們在死後可以享受永久的幸福，像我的心能在杜撰之事的週圍加上真真靈感的威嚴那樣地挾有權威呢？』

『你具有一切成功的條件』。魔術家客氣地說，頗有點豔羨的樣子。

『我是老鷹和蛇』，阿拉伯人說。『然而在我少年的時候我做一個寡婦的僕

人並且替她趕駱駝還引爲得意呢。現在我却是阿拉底下賤的僕人，在替他趕着人羣了。我不承認任何別人有威嚴和權力；我在阿拉的庇護之下逃避着撒旦和他的魔羣」。

『要是有了威嚴與權力而沒有一種美感與技巧來賦與它以形像使時間不致陷它於腐朽，那有什麼意思呢？』木刻家說，他一逕是在工作着和靜默地聽着的。『我用不着你的阿拉，他是禁止造偶像的』。

『你知道嗎，你這無信心的狗』，阿拉伯人說。『偶像能夠使人向它們下跪而且崇拜它們，即使它們祇是畜生們的偶像』。

『或是木匠們的偶像』魔術家插口說。

『當我趕駱駝的時候』，阿拉伯人接下去說，沒有聽清楚他的插話。『我在

我的包裹裏帶着許多偶像，是男人們坐在寶座上，肩頭有老鷹底頭，手裏帶着災禍。基督教徒們，起先把上帝當作人般崇拜着的，現在是把上帝當作羔羊般崇拜着了。這便是阿拉對於那擅敢做他手裏的工作的罪人所規定的刑罰。但是你切勿因此便敢否認阿拉之具有美感。便是在此地與你共同犯罪的這個模特兒也能提醒你，阿拉底百合花比沙羅門王在最光榮時期中的錦袍還要美麗。阿拉以蒼穹來作他的圖畫，以他的子女來作他的彫像，而且並未使我們的肉眼不能看見他們，他允許你製造美麗的袍子，馬鞍，馬飾，和可以跪在上面禮拜他的氈毯，以及像寶石的花床般的窗戶，然而你偏要干預他留下給他自己做的工作，造着偶像，願我的人民永遠不致犯這種罪過！

「哼」！彫刻家說。「你這阿拉是一個拙劣的工人；他自己也知道的。我貨棚裏有用帷幕遮着的一隅。裏面放着幾尊希臘的神祇，美麗得真要叫阿拉妬羨得

要命，當他拿它們和他自己非專門的嘗試比較比較時。我告訴你，阿拉造了我這隻手就是因爲他自己的手太笨拙，假如他真有什麼手的話。藝術之神是自身就是一個藝術家，永遠對於他的作品不滿意，始終想完美它到他能力底極限，始終明白雖則他到了那個限度必須要停止，然而此外還有一種更大的完美；沒有這，那幅畫就沒有意義。你的阿拉能夠創造一個女人；他能夠創造戀愛女神麼？決不能：祇有一個藝術家纔能夠，看！」他說，站起來走進他的貨棚裏，「阿拉能夠創造她麼」？於是他從懸帷的一隅裏拿出一尊大理石的維納絲女神(Venus)像，放在櫃檯上。

「她的肢體是冷的」，黑少女說，她是一直在聽着而沒有被他們覺察到的。「說得對」！阿拉伯人喊道：「一件活的失敗比一件死的傑作好得多：阿拉對於這個最狂妄的偶像崇拜者的意見是很對的，假如你沒有用一句話殺死了這個

人，我是一定要一刀殺死他的。」

「我仍舊是活的」。藝術家說，毫不害羞。「那個女子底肢體將來有一天會比任何大理石還要冷。將我的這個女神斫成兩段，她還是徹頭徹尾的白色大理石；用你的灣刀將那個女子斫成兩段，看看你在那裏找到些什麼？」

「你的說話已經不能夠引起我的興趣了」，阿拉伯人說：「姑娘，我的家裏還可以再容納一個老婆。你生得美麗；你的皮膚像黑緞子一樣；你充滿了生命」。

「你有多少個老婆」？黑少女說。

「我早已不去數她們了」阿拉伯人回答說：「但總多得足以使你知道：我是一個有經驗的丈夫，而且知道怎樣使女人在阿拉所允許的程度內快活」。

「我並不是找尋幸福：我找尋上帝」，黑少女說。

「你難道還沒有找到他麼」？魔術家說。

「我找到許多個神」；黑少女說。「凡是我遇到的人都有一个神貢獻給我；此地這個刻像的人竟有一滿鋪子的神。但對於我他們都是半死半活的，除了那些半身是畜生的，如同此地這個在頂高一格上的吹口笛的神。他就是半身男人半身山羊。那確實很像真，因為我自己就是半身是山羊半身是女人，雖然我很願意做一個女神。但甚至那些半身是山羊的神都半身是男人，為什麼他們從不半身是女人呢」？

「這一個怎樣」？造彫像的人說，指指維納絲像。

「她的下半身為什麼要藏在一個袋子裏」？黑少女說：「她既不是一個女神，又不是一個女人：她對於她的上半身覺得羞慚，而她的下半身就是白人所稱爲

貴婦人的。她生得美麗而且貴婦人模樣；一個白人的總督會得願意使她做他家裏的主婦；但我覺得她沒有良心；那就使她缺少人性而且不能像神一樣。我用不着她』。

『神應當是血肉做的，不是大理石做的』，魔術家說：『你不能因為這些神是男人的身體就抱怨，假如神們不爲了你們而投身人間，那末是凡人。你們怎樣能夠和他們交接呢？要使得神與人之間能有所連接，有的神是必須成爲男人的』。

『或是有的女人成爲上帝』，黑少女說。『那樣倒好得多了，因爲屈尊來做人的神是羞辱了他本身，而那成爲上帝的女人却是抬高了她自己』。

『願阿拉使我避免了一切糾纏的女人。』阿拉伯人說。『這人真是我所會遇到的最糾纏的女人了。這也是阿拉的神祕行徑之一；他使得女人們很美麗，却又

使得她們很糾纏，他愈給她們以滿足的理由，她們就愈不滿足。這一個是甚至對於阿拉本人都不滿意起來，而阿拉却是一切威嚴與權力所歸的。那末，姑娘，光榮偉大的阿拉既然不能得到你的歡心，要哪一個男神或女神纔能得到你的歡心呢？

『有一個女神我曾聽到說過，而且願意對於她多知道些』，黑少女說。『她名叫瑪納斯；我覺得她有一種別的神所不能給人的東西』。

『沒有這樣的女神』，造彫像的人說：『除了我所造出來的之外，沒有別的男神或女神；我是從來沒有造過一個名叫瑪納斯的女神的』。

『她一定是存在的』，黑少女說：『因爲白人的密司說到她的時候十分恭敬，而且說解決宇宙之謎的關鍵就是她那女性的根（譯者按：她把X誤聽作sex，所以完全纏錯了。）』，但那東西却是像一個數目似地沒有形體的，而且它是在開

始以前，不是在開始以後，正如上帝是在創造前就有的。它不是瑪納斯底性，要它自身相乘之後纔是瑪納斯底性。萬物之始一定是像那樣的東西；而且要永久常存必須是那樣的東西，當我們回到它用以造成我們的那塵土裏的時候。我從小孩子時就默想到數的問題，而且詫異着「一」那個數是怎樣產生的；因為別的那些數都是幾個一加上幾個一；但我想不明白的却是「一」究竟是什麼，可是現在我從瑪納斯知道「一」者就是自身相乘，並不是結婚的一對。於是當你有了「一」，你就知道何以沒有起始亦沒有終了；因為你可以一減再減再減的數下去而永遠達不到起始；也可以一加再加再加的數上而永遠達不到盡頭；因此祇有從數你纔可以找到不朽」。

『不朽底本身和單獨它本身是毫無足道的』。阿拉伯人說：『要是我不能夠找到不朽的真理，不朽對於我何足重輕呢？』

『祇有「數」的真理纔是永久的』，黑少女說：『其他的真理都要消滅了或是成爲錯誤，像我們兒童時代的幻想一樣；唯有一加一是二，十加一是十一，三加三永遠是。因此我覺得關於數頗有一種像神一樣的地方』。

『你不能吃數亦不能喝數』造影像的人說。『你不能和他們結婚』。

『上帝備辦了許多別種東西給我們吃喝；而且我們可以彼此結婚。』黑少女說。

『可是，你不能夠畫出它們來；對於我祇要這一點就夠了』。造影像的人說。

『我們阿拉伯人能夠；而且用了這符號我們將征服世界。你看！』阿拉伯人說，他就蹲下身去在沙裏畫出一些數字來。

『傳教師說上帝是一個神奇的數，是三位一體，一體三位的』。黑少女說。

『那個簡單得很』，阿拉伯人說：『因為我就是我父親底兒子，我兒子的父親，和我自己加在一起：三位一體一體三位。人底性情是多方面的：阿拉纔是唯一。他就是一致，他就是，像你所說的，那個自身與自身相乘。他是葱底心，是那缺少了它便不成爲身體的無身體的中心。他是無量數星星底數目，是不可稱量的空氣底重量，是——』

『你是一位詩人吧，我相信，』造彫像的人說。

那阿拉伯人，被他這樣打斷了時，臉漲得通紅，就跳起身來，抽出彎刀。『你胆敢說我是一個淫猥的編小曲人麼？』他說。『這一大侮辱非用血來洗清不可。』

『對不起』，造彫像的人說。『我並不是存心冒犯你。爲什麼你要羞於編製一首生命久於千人的小曲，而不羞於製造一個屍體，那屍體却是無論那個傻子都』

能製造的，並且他造了那屍體他就必須要埋它在土裏，否則就要被它的臭氣熏死？」

『這話是不錯的』，阿拉伯人說，將刀插入鞘裏，坐了下來，『這也是阿拉底神祕之一，當撒旦編製了淫猥的歌曲時，阿拉就傳佈聖潔的樂曲來洗淨它們。然而我是一個老實的駱駝夫，我唱歌是從來不拿錢，雖然我招認我的確嗜好唱歌。』

『我也並不十分純正』，魔術家說。『我曾被詈爲一個貪嘴的人，一個愛喝酒的人。我沒有斷食過。我不守安息日底規則。我會對於並不怎樣好的女人很優待。我對於我的母親不孝，而且逃避我的家族：因爲男子底真正的家庭是那上帝爲父而我等爲其子女的家庭，不是那必須貼着母親底胸懷吃奶的使人氣短的家屋或店舖』。

「一個男子需要有許多妻子和一個大家庭，使得他的心不致於受束縛」，阿拉伯人說，「他應當分配他的愛情，他非到知道了許多個女人之後是不能夠知道女人底價值的，因為價值是由比較而來。譬如說，我起先不知道我第一個妻子是怎樣好的老天使；直到我發現我最後一個妻子是怎樣壞的惡魔之後，我才知道。」

「可是你的妻子們呢？」黑少女說。「她們是不是也要知道了許多男人纔能夠曉得你的價值呢？」

「我靠阿拉底庇護，躲避撒旦底這不良女兒，」阿拉伯人狠狠地說。「女人，你要知道應該少開口，當男子們在說話而智慧是他們的題目時。上帝是先造男子再造女人的。」

「所以說第二個主意比頭一個主意好。」黑少女說。「如果真是像你所說的那樣，上帝一定是因為覺得男子們不中用，纔創造了女人。你憑了什麼權利可以

有五十個妻子而且使她們每人只有一個丈夫？

「假如我可以從頭再做一回人」，阿拉伯人說。「我甯願做一個獨身的和尚，閉戶靜坐，避免一切女人和她們的詰問。但是你應該想到這一層：假如我祇有一個妻子，那我就使得別的女人都不夠享有我，雖然有許多女人都願意得到我，因為我的優秀和她們的精明。開明的女人之願意使她們子女得到最好的丈夫者，甯可享有我的五分之一，而不願一個人獨享一塊廢物般的男人。她何必去受那種不必受的不公平呢？」

「價值既然是由比較而來的」，黑少女說，「試問她如果沒有接近過五十個男子，來和你比較比較，她怎樣會知道你的價值呢？」

「阿拉呵，願你庇護我，是你使得男人們女人們像現在這樣的」，阿拉伯人絕望地喊說。「我有什麼好說呢，除了說有五十個父親的孩子是沒有父親的？」

「如果他有母親那有什麼要緊呢？」黑少女說。「况且，你所說的其實不對，五十個裏頭總有一個是他的父親。」

『那末你要知道』，阿拉伯人說，『世上有許多無恥的女人接近過數不清的男子，但是她們不能夠生小孩子。而我哩——每逢眼睛看中可愛的女人是總要追求她而且佔有她的——却是子息綿綿。由此顯然可見對女人們的不公平乃是阿拉底神祕之一，即使反抗他也沒有用的。阿拉是偉大而且光榮：唯他纔有威嚴與權力：但他的公正却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我的妻子們，供養得太舒服了的，在生產小孩子時受到非常的痛苦，竟使我聽見她們的哭聲而肝腸如裂；然而這種痛苦我們男子們是不會受到的。這是不公平的。但假如你對於這種不公平，除了叫女人做男子做的事情和叫男子做女人做的事情之外，沒有更好的補救辦法，難道你要叫我睡在床上養小孩子嗎？我祇能回答你阿拉不肯使其如此。那是違反自然的。』

「我知道我們不能違反自然」，黑少女說，「你不能養小孩子；但是——一個女人可以有幾個丈夫而仍舊能夠生小孩子，只要她每一個時候祇有一個丈夫。」

「在阿拉別的許多不公平之中」，阿拉伯人說，「還有一樣不公平，那就是他那女人必須爭得最後勝利的命令。我唯有啞口無言了」。

「那時候怎麼辦呢——」造彫像的人說，「要是五十個女人包圍了一個男子，而且個個都要爭得最後的勝利」？

「那便是一個地獄。在那裏這男子懺悔他的一切罪過而托庇於大慈大悲阿拉」，阿拉伯人說，不禁感慨系之。

「在男人們談着女人的地方我是不會找到上帝的」，黑少女說，轉身走了。

「在女人們談着男人的地方也不會」，那造彫像的人在她背後喊着。

她招招手表示同意，就離開了他們。以後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直到她走到一家整潔的小別墅前。那別墅有一個不很內行的園圃，種這園的是一個形容枯槁的老紳士；這老紳士底眼睛非常驚人，看起來好像滿臉都是眼睛；他的鼻子非常奇特，看起來好像滿臉都是鼻子；他的嘴非常地表現出一種滑稽而惡毒的神情，看起來好像滿臉都是嘴；於是這少女把這三樣不相吻合的特色拚合起來，因而斷定他滿臉都是智慧。

「對不住，老板」，她說：「我可以和你說句話麼」？

「你要什麼」？老紳士說。

「我要問路去找上帝」她說：「因為你有一副最聰明的臉，我覺得我還是問問你吧」。

「進來吧」，他說。「經過許多考慮之後，我已經發現，找尋上帝的最好地

方是花園，你在那裏可以掘地掘到他」。

「那完全不是我找尋上帝的主意」，黑少女說，感到失望了。「我再走下去吧，謝謝你」。

「那末你所說的你自己的主意有沒有使你找到他呢」？

「沒有」。黑少女說，停住了步：「我不能說它已經使我找到。但是我不喜歡你那個主意」。

「有許多找到上帝的人都不喜歡他，而且以後就一直在設法逃避他。你何以斷定你會喜歡他呢」？

「我不知道」。黑少女說。「但是傳教師有那麼一句詩，說是我們看到最崇高者時我們必須愛它」。

「那個詩人是傻子」。老紳士說。「其實是，我們恨它；我們用十字架釘死它；我們用毒芹毒死它；我們鎖它在木樁上活活燒死它。我一生會竭我微薄去實行上帝的工作，並且教他的敵人嘲笑他們自己：但是假如你告訴我說上帝從路上走過來了，我就要爬到最近的老鼠洞裏去，不敢透一口氣，直等到他走過去之後。因為他假如看到我或是嗅到我，他不是或許要一腳踏在我身上踏死我，像我踏死任何破壞我誠條的小毒物一樣麼？那些追在上帝後面喊着「但願我知道在什麼地方能找到他」的人一定是把他們自己看得很了不得，纔會以為他們能夠站在他的前面。那個傳教師曾經對你講過周比特 (JUPITER) 與西迷利 (SEMELLE) 的故事麼？」

「沒有」黑少女說。「那個故事是什麼？」

「周比特是上帝底許多名字之一」，老紳士說。「你知道他是有許多個名字

的，是不是？

『我遇到的最後一個人稱他阿拉』，她說。

『正是如此』，老紳士道。『且說，周比特愛上了西迷利之後，他體貼得很，是化成凡人的模樣出現行動於她面前的。但是她以為她自己好得足以被一個十分顯赫的神所愛，因此她一定要他穿了全副神靈的甲冑到她那裏去』。

『當他照這樣做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呢？』黑少女問。

『亦不過是她如果有見識她亦會知道要發生的事情』，老紳士說，『她就乾縮了，像蚤子似地死在火裏。所以你要當心點。不要像西迷利那樣做一個傻子。上帝就在你的手肘邊，而且他一向在那裏；不過他因為神聖的慈悲，並不顯露真身給你看，恐怕對於他的認識太充分了時會使你瘋狂。爲你自己造一座小小的園：掘地種花拔草剪樹；如果你種得不熟手時他碰碰你的手肘，或是當你種得好

時他加你以福佑，你就應該滿足了」。

「我們是不是永遠受不住他完全的顯現呢？」黑少女說。

「我想是受不住」，那老哲學家說。「因為我們永遠不會受得住他完全的顯現，除非我們實行了他的一切意旨而且我們自己也成了神。但因為他的意旨是無窮的，而我們的生命却有限，我們是，感謝上帝，永遠追隨不上他的那些意旨的。對於我們，這樣倒更好，要是我們能夠做完我們的工作，我們倒毫無用處了：那便是我們的末日；因為像我們這樣又醜惡又短命的小虫豸，上帝是決不會爲了向我們看看的樂趣而使我們生存的。所以你還是走進來，相幫種植這致獻於上帝之光榮的園圃。其他的一切你還是讓給上帝去管吧！」

於是她放下她的木棒，走了進去，和他一同種植着。此後時或有人進來幫幫

忙。起初，這很使黑少女嫉妬，但她是最恨存着那種心思的，所以不久對於他們的來來去去也就看慣了。

有一天，她看見一個紅頭髮的愛爾蘭人在後園裏，後園裏是他們種菜蔬的地方。

「誰放你進來的？」她說。

「老實話，我自己進來的」，愛爾蘭人說。「有什麼不可以？」

「但是這個園是那位老先生的」，黑少女說。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愛爾蘭人說。「不承認園子是什麼人私有的。那個老傢伙老朽了啦，做不來工啦，該有個人來幫他掘掘山芋。自從他學會掘山芋到現在，關於山芋的新事情已經發現許多了。」

『那末你不是進來找尋上帝的了？』黑少女說。

『找他的鬼！』愛爾蘭人說『上帝要用得着我，他儘可以來找我。我自己相信的是，他全不像他裝出來的那樣。他還沒有造妥當造完全哩。我們心裏有一點兒什麼是趨向他的，我們外面有一點兒什麼是趨向他的：那是一定；此外還有一件一定的事情就是：那一點兒什麼因為想跑到那裏去，就造成了許多錯誤。我們祇好竭力替它找一條出路，你和我；因為許多別的人祇想到他們自己的肚子，此外什麼都不想到』。他吐一口唾沫在手上，就繼續掘着。

黑少女和老紳士都覺得那愛爾蘭人是一個粗魯的人（他實在是）；但因為他很有用而且不肯走，他們就竭力教他把習慣改得好點，把說話改得文雅點。但是無論什麼都不能夠使他信服上帝是比一個永久而尚未實現的意旨更其實在或使人滿意些，或者是，如果沒有社會主義來使得它容易些有希望些，它也會實

現。

然而，當他們教會他禮貌清潔等等之後，他們也和他混慣了，甚至聽得慣他那種可怕的笑話了。有一天，老紳士就對她說，『像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女人，沒有丈夫和兒女，是不對的，我太老了，配不上你：你最好還是和那個愛爾蘭人結婚吧』。

因為她和老紳士過得很親熱了，她聽見他要她嫁別人，起初很生氣，甚至整夜地在計劃着怎樣用她的木棒趕走那愛爾蘭人。她簡直不能夠使她自己承認：老紳士比她早生了六十年是不能和她相配的，而且必然要死去，撇下她孤單無伴。但是老紳士把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說得她非相信不可，所以最後她祇好讓步；於是兩人一同走到菜園子裏去，告訴愛爾蘭人說她要和他結婚了。

愛爾蘭人一聽這話，嚇得大叫一聲，抓起鐵鍬就向園子門奔去。但是黑少女

爲預防起見，早已將園門下了鎖：在他還來不及從門上爬過去時，他們就追上了他，他將他緊緊地拉住了。

「是叫我娶一個漆黑的邪教的黑女人麼？」他可憐地喊道，把他新近學會的文雅字眼都忘記了，「放我走，對不起你們。我不要再娶什麼女人不女人。」

但是黑少女用鐵鍊網住了他（然而鐵鍊是軟軟地包裹好的）；那老紳士且指點他道，要是他逃走了他祇有落入那種並不想找尋上帝的陌生女人底手裏，而且那種女人是灰白色的皮膚，並不是他平常看慣的閃亮的黑緞子式的。最後，經過了半小時左右的爭論和勸慰，外加一杯老紳士底最好的白蘭地酒來提提他的興致，他纔說，「好吧，就算這樣也不要緊」。

於是他們結婚了；黑少女很能幹地料理着愛爾蘭人和他們的兒女（他們都是

可愛的咖啡色），甚至變得十分喜歡他們。她忙得很，要管他們，要管園子，還要補補她丈夫底衣服（這些衣服她無論怎樣說，他總不肯脫掉），所以她那找尋上帝的念頭大半是丟在腦後的。可是也有些時候，尤其是當她把那個柔順文靜的最心愛的小黑炭洗過了澡，在擦乾着他身體的時候，她的心不禁回到她的找尋上帝去。直到現在纔看出那真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一個沒有歸宿的女孩兒竟會動身去拜望上帝，以爲她自己是宇宙底中心，而且受了傳教師底教導，把上帝看作一個沒有別的事情好做，祇知道注視着她所做的一切而操心到她的超度的人。她甚至呵呵小黑炭底癢，問他道，『要是我找到上帝在家裏，他示意說我活得長久了，他還有別的事情要照顧，那時候我怎麼辦呢？』這問題那小黑炭是完全不能回答的：他祇是發癡地格格格笑着，想要抓住她的手腕。直到那些小黑炭們都長大起來，可以不必倚賴她了，而那愛爾蘭人是成爲她的一種不知不覺的

習慣，彷彿她是她的一部份之後，他們纔不再使她忘記了她自己，於是她得以有一種閒暇與寂寥，使她再迴想到那些問題。可是到了這時候，她那堅強了的心早已使她遠離了用木棒打碎偶像而覺得有趣的時期了。

二二，三，一四，譯畢。